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出賣荒涼



在寧夏最多，就是「出賣荒涼」。荒涼也可出賣嗎？可以。

最成功的例子，就是張賢亮。張賢亮是個多苦多難的人，但也正因為苦難，才使他有機會接觸荒涼。一九六六年冬天，在寧夏南梁農場勞動改造的張賢亮外出趕集。往南穿過一片樹林，突然看到遠處有兩座廢棄的古堡。找牧羊人一問，才知道這個地方叫鎮北堡，過去是駐紮邊軍的兵營。清朝滅亡以後，城破了，房塌了，人走了，地荒了，光禿禿，白茫茫，剩下的，只有荒涼。

一九八一年，根據張賢亮的小說《靈與肉》改編的電影《牧馬人》攝製組，來到銀川尋拍外景，張賢亮不假思索地將他們帶到了鎮北堡。《牧馬人》一炮打響，鎮北堡名聲大振。接着，一部又一部影片在此投拍，其中包括張藝謀導演的《紅高粱》。

此後，張賢亮抵押了自己的全部資產，傾家蕩產在這裡辦起了華夏西部影視城。《黃河謠》、《黃河絕戀》、《大話西遊》、《新龍門客棧》、《書劍恩仇錄》等五十多部影視劇相繼在這裡誕生。

看着日進斗金的張賢亮，所有的寧夏人都驚呆了。意外中透露着驚喜，肯定中夾帶着自豪。火車還沒有到達銀川，同坐的寧夏人就滔滔不絕地炫耀：「我們這裡只有荒涼，所以我們出賣荒涼。」到銀川開會的時候，幾個當地領導在講話中，也無一不提「出賣荒涼」。

他們說：「思路決定出路，思路一變，看似無用的千古沙漠和荒原，也能變成與時代接軌的寶貴資源。」無論是張賢亮的影視城，還是寧夏的旅遊勝地沙湖、沙坡頭等，走的都是這樣一條路子。不是追求「你有我有」，而是尋找「我有你無」。

市場經濟的最大法則，就是交換。你有羊，我有斧子，那麼你可以拿羊換斧子，我也可以拿斧子換羊。經濟發展得越快，消失的東西就越多。當周圍充滿荒涼的時候，誰也不喜歡荒涼，誰也不在乎荒涼。而到有一天，突然發現身邊的荒涼不在了，那就只得到遠處去尋找。這似乎也是一個規律，越是不荒涼的地方，越是脫離荒涼的人群，越渴望再見荒涼。

於是，成群結隊的城裡人和文化人，坐着火車，乘着飛機，到沙漠，到草原，到山溝，到野舍，尋找過去的記憶，尋找歷史的文化，尋找荒涼的震撼。

想到一幅漫畫，有一隻熊，看到市場上熊掌暢銷，就把自己的四隻腳砍下來擺在攤上出售。旁邊附一白自：「先富起來再說！」爲了富起來，很多人都在思考自己有什麼可以出賣。有房的賣房，有地的賣地，有技藝的賣技藝，有苦難的賣苦難。熊有什麼？

最值錢的東西，就是四隻腳掌。但把四隻腳都砍下去，以後怎麼走路？這種「熊式思維」，看起來非常好笑，但在人類的生活中，其實並不新鮮。爲了富起來，有人出賣權力，有人出賣道德，有人出賣資源，有人出賣環境。在內蒙的一處大草原，幾個牧民憤怒地對我們說：「這麼多人搞旅遊，看把我們的草原糟蹋成了什麼樣子？」那一刻，我很慚愧，因爲我也是一個草原的踐踏者。

由此可見，所有的出賣，都應該以保護爲前提。保護歷史，保護文化，保護資源，保護環境，保護他人，保護自己。張賢亮提出一個問題：「中國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都很荒涼，爲什麼別人賣不出去，而我卻能賣出去？」看來，任何的出賣，都需要理智和藝術。

客居人語

最近，加拿大總理哈珀的官邸有了新成員，牠是一隻灰色虎斑貓。

這位平時不苟言笑，經常被對手形容爲冷漠傲慢的總理，煞有介事在臉書（Facebook）社交網站公告，希望大家從擬好的三個貓名字中，投票選出最喜歡的一個。

結果，也許由於加拿大溫哥華冰球隊相隔十七年後有幸打入史丹利杯（Stanley Cup）決賽，民衆情緒高漲，Stanley這個名字以四千多票中選，總理的貓終於有了大名。

有位新移民朋友說，人家總理日理萬機，那有時間來公開談論貓啊狗呀？難道這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衆的衣食住行更重要？！我們聽了都笑起來。其中一位頗爲幽默道，哈珀剛經歷大選的洗禮，意

要檢討反思的，是作爲批判者、宣傳者和傳承者的我們自己。

這種具有大批判文體特色的文字，也是對反思的「厄運」也罷，「隆盛」也罷，孔子還是那個孔子，倒是需要

這兩段文字，也是對反思的「厄運」和「隆盛」。前者讓我們要將孔子思想傳播給更多人，後者又讓我們見證了孔子思想如何作爲中華文明思想的一部分，被大張旗鼓地宣傳和推廣到世界各地。

其實，「厄運」也罷，「隆盛」也罷，孔子還是那個孔子，倒是需要

這兩段文字，也是對反思的「厄運」和「隆盛」。前者讓我們要將孔子思想傳播給更多人，後者又讓我們見證了孔子思想如何作爲中華文明思想的一部分，被大張旗鼓地宣傳和推廣到世界各地。

（下）

關於《〈論語〉批註》及其他

段懷清



文史叢譜

文史叢譜